

曾率隊參加回歸儀式的原解放軍三軍儀仗隊和軍樂團總領隊王光明： 絕不讓升國旗奏國歌晚0.1秒

姓名：王光明

年齡：78歲

1997年職業：國防部外事辦公室首席軍事專家、解放軍三軍儀仗隊和軍樂團總領隊

◆王光明說，下一個25年，「東方明珠」必定更加璀璨奪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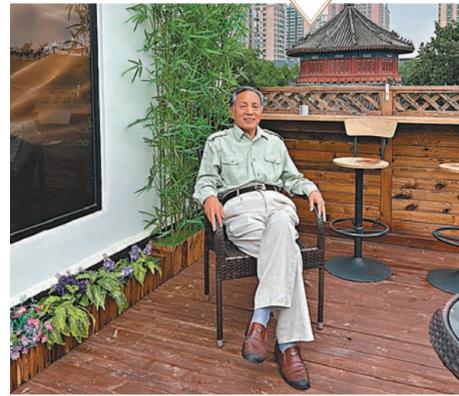


「香港回歸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大事，我有幸參與，現場見證政權交接儀式，我們執行的任務是光榮的，也是艱巨的。」已年逾古稀的王光明，曾任中國國防部外事辦公室首席軍事專家，從事軍隊涉歐工作多年。1997年香港回歸交接儀式上，作為解放軍三軍儀仗隊和軍樂團總領隊，王光明率隊執行司禮任務。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回憶起25年前的香港回歸交接儀式現場，解放軍為在7月1日零時零分零秒準時升國旗、奏國歌而付出的艱辛。他說：「這段經歷此生難忘，期待香港的下一個25年發展更好，祝願『東方明珠』更加璀璨奪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解放軍三軍儀仗隊和軍樂團在政權交接儀式現場留影。



王光明率隊乘飛機抵達深圳是在1997年6月22日上午9時。登機前，他曾對媒體說，「我們決心以高昂的鬥志、嚴整的軍容、雄壯的軍樂、整齊有力的步伐，向全世界人民展示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風采，顯示我們的軍隊是一支威武之師、文明之師。」

在此之前，王光明剛剛結束在扎伊爾（即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中國首席軍事專家工作回國。當時，迎接回歸工作緊鑼密鼓地推進着，負責交接儀式司禮任務的解放軍三軍儀仗隊和軍樂團總領隊人選尚未定。5月下旬，王光明接到命令，經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批准，任命他擔任總領隊，負責完成此次司禮任務。在此前國防部外事局歐洲處工作期間，王光明長期負責歐洲事務，也多次同英軍打交道，包括隨軍事代表團訪英和接待英國國防參謀長訪華等。1994年建國45周年時，他還曾出任由總政歌舞團、軍樂團組成的高級別中國藝術團秘書長，赴港同香港同胞共慶佳節。

提前入港與英軍儀仗隊合練

為了在回歸儀式上向世界展現解放軍良好風貌，軍樂團選派了最有經驗的演奏員，儀仗隊則選派了身高在1.85米至1.93米的隊員，還要通過基本法、駐軍法等考試才能入選。「遴選非常嚴格，他們也特別優秀，非常認真。」王光明回憶說，為吹準每一

個音符，有的隊員舌頭都起了血泡。儀仗隊員為適應午夜交接，還專門調整訓練時間。升旗手朱濤為達到國旗升頂與國歌奏畢同步，20多天練壞了兩隻手套，「當時儀仗隊和軍樂團一共有104人，一個升旗手、兩個護旗手，還配備了6人做後備，以防交接儀式現場出現突發狀況。大家都非常用心、刻苦。」

但位於香港會展中心的交接儀式現場與儀仗隊在京模擬場地不同，旗杆操作方法也不同，這些都需調整排練直到熟練掌握。「我們要同英軍儀仗隊合練，雙方需要動作協調一致、時間一致。」王光明說，6月23日到25日的每天早上，大家經皇崗口岸到香港會展中心五層會場進行實地排練，晚上再回深住宿。因當時香港尚未回歸，解放軍進港需穿着便裝，抵達會展中心再換成駐港部隊新軍服。儀仗隊專門為交接儀式上持的禮槍槍配了鋁合金箱子，每日訓練完後存放在港警倉庫，翌日早訓練前再取出。「26日我們在深圳休整一天。27日進駐香港，下榻九龍京港酒店。」

「整個排練的過程是公開的。」王光明回憶說，「面對來自世界各地媒體記者，我們認識到，排練也是在比作風、比技術、比意志，我們儀仗隊員一絲不

苟，動作準確到位，展現了良好精神風貌，做到了站如松、坐如鐘、行如風，得到了媒體和香港同胞的高度讚揚。」

「查爾斯講話嚴重超時，我們瞬間就緊張了」

6月30日下午2點多，王光明率隊趕到會展中心五層進行最後排練。晚上10點，嘉賓陸續入場，雙方軍樂團在主禮台下列隊。23時20分，兩國軍樂團輪流演奏曲目，「英方主要演奏西方古典名曲，中方是《茉莉花》《愛我中華》《民族團結大歌舞》《輝煌時刻》《歌唱祖國》五首曲子。」王光明說，當《歌唱祖國》奏響時，全場爆發發出節奏的掌聲，一浪高過一浪。23點30分交接儀式正式開始，中英兩國政府代表團走上主席台。23點44分，雙方儀仗隊上台列隊。23點46分，雙方軍樂團的禮號手吹響禮號，兩國領導人步入會場登上主席台主禮台。23點47分10秒，雙方儀仗隊行舉槍禮。23點49分5秒，英國查爾斯王子講話……

交接儀式上每個步驟耗時均由中英雙方一致敲定。按計劃，查爾斯應該在23時55分05秒前結束講話，但事實上他的發言足足超時23秒。儘管如此，多家媒體直播當時的視頻顯示，查爾斯講話時神情落寞，他在日記《帝國的末日》寫下當日感受稱，盤算着如何不失體面。



◆在政權交接儀式現場與時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王毅（左）合影。

此時距7月1日0點只有不足5分鐘時間，後面還有護旗隊入場、奏英國國歌、降英國國旗和香港旗等諸多環節。

「查爾斯講話超時，我們瞬間就緊張了。」王光明形容那一刻，自己的心已經提到了嗓子眼，但精神高度集中的他根本無暇顧自己及周邊人。因為此前接到的命令是，必須保證在7月1日0時0分0秒升國旗、奏國歌，「晚0.1秒就意味著香港回歸祖國晚了0.1秒，這不單是技術問題，更是政治問題，是絕對不允許出現的。」由於樂隊指揮起棒還需1-2秒時間，在排練時，他就特別安排軍樂團負責外事的工作人員張景山在樂隊指揮旁讀秒，「秒錶與央視時間、與現場司禮外交部禮賓司司長張業遂的時間完全同步。」

「執行這次任務是幸運光榮的」

為了彌補失去的時間，交接儀式籌備小組迅速下達命令啟動緊急預案。時任儀仗大隊隊長程志強要求國旗手在保證步伐穩健不慌亂的情況下加快進場速度。

23時56分08秒護旗隊入場。
57分08秒特區護旗手入場。
58分08秒國旗區旗準備完畢。
59分48秒英國國旗已降至旗杆底部。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在等待國歌響起，現場一片寂靜。這令負責升旗的朱濤一度以為自己失聰，軍樂團指揮也開始有些緊張。12秒後，隨着《義勇軍進行曲》按時奏響，每個人懸着的心才算落地。

「對我來說，執行這次任務是幸運、光榮的，也是我個人軍事外交生涯中最自豪的一件事，值得驕傲和銘記。」王光明說，「25年彈指一揮，香港經受了一個又一個挑戰，站在這個歷史節點展望未來，可以期待下一個25年，這顆『東方明珠』必定更加璀璨奪目。」

執飛東航7·1航班空乘： 出境第一飛未曾下機 獲贈水果感受港人溫暖

姓名：李嬌

年齡：47歲

1997年職業：東航乘務員

「那不僅是香港回歸後東航滬港首班航程，也是我個人職業生涯的首個出境航班，對我來說意義非凡。」看到航空公司為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而收集整理的一些資料圖片時，中國東方航空客艙經理李嬌的思緒一下子回到了25年前，忐忑？緊張？興奮？好奇？似乎都不能準確描述她當時的心情。亦或許，是收到港籍地服人員贈送水果時的關照與溫暖令她的記憶更為深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

「我」印象中是提前一周就收到了通知，我當時還是個「萌新」，完全沒想到能執飛這麼有意義的航班……這是李嬌入職東航的第二年，此前她從未跟過國際航班。對於一個空乘「萌新」而言，能被委派如此重要的任務，不僅僅意味着她的各方面條件已被公司認可，同時也表明，自己的職業生涯再上了一個「台階」。

此前，李嬌對香港的印象，多來自於電視和報紙，最為直觀的一次，是父母口中的描述，當時李嬌還在上學，父母到香港旅遊，回來給她帶了很多好東西，父母形容說，香港是「購物天堂」，也是美食雲集的所在。從那時起，李嬌就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夠親自一睹「東方明珠」的容顏，也許也是那時起，冥冥之中的命運給了她這個機會。

為做到最好事無巨細向前輩取經
心願實現得那麼突然，李嬌現在想來仍

難掩興奮。她強抑着激動，趕忙向同組的前輩取經，「這是我的一班出境航班，我希望能做到最好。」從着裝、妝容、禮儀到指導旅客出入境流程等，她事無巨細地向「前輩」請教。說是「前輩」其實是同一乘務組的乘務長，年齡也不過二十六歲的年紀，「一群小姑娘，都很興奮和自豪。」

1997年7月1日，李嬌早早起床做好準備工作，前往虹橋機場。從員工通道進入飛往啟德機場的航班。那是麥道公司的MD-11，在被波音收購前，是內地航空公司的主力客運機型。李嬌在自己的工位上，迎接着魚貫登機的旅客。「大部分旅客是去香港探親的，有一些還特意訂的這個航班。」香港的回歸，也令旅客們的興奮溢於言表，雖然當時還沒有微信朋友圈，但遊客們仍然取出照相機邀請空姐合影，記錄接下來的旅程。「那些照片應該很有趣吧，可惜當時的手機不如現在普及，沒能收到和保存

下來這些。」李嬌說。

希望疫情結束後帶父母重遊香港
李嬌見到香港的第一眼，是透過座位旁那個小小的觀察窗，「就感覺，哇，好繁華。臨近降落時，機場周圍有很多樓宇房屋。」唯一遺憾的是，因為很快就要執飛返航任務，李嬌和同事們並沒有機會步出機艙，但他們依然感受到了回歸當日香港的热情與關懷。當時的機艙內，香港機場的地服人員依例登上飛機進行清潔準備工作，李嬌和同事們在旁協助。其間有人突然遞上了兩個水果，努力地用普通話對她說，「你們要等很久，辛苦了，吃點水果。」從香港返回上海的回程航班上，商務客居多，「我記得因航班比較特殊，機組還給乘客們準備了很精緻的紀念品，回程餐食的擺盤也更為精緻一些。」

這次飛行經歷之後，李嬌不定期會跟飛



◆香港回歸之日東航的首個滬港航班上，空乘們在機艙內合影，後排左一是李嬌。受訪者供圖

滬港航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飛機落地前，觀察窗外景色的變化。1998年新香港國際機場啟用後，原機場繁華林立的樓宇，被絕美的海景所取代，每次降落都是一個十分享受的過程。」

從1997年7月1日到2022年5月31日，東航共執行香港航班超過35萬架次、承運來往香港旅客逾3,900萬人次。25年的時

間，也讓李嬌從一名普通乘務員，成長為了客艙經理。只是由於疫情影響及執飛機型的變動，李嬌上一次飛香港還是在四年前，「真的很希望，等疫情結束，能夠再帶著組員們一起飛香港。這些年都只是與香港機場匆匆相見，又匆匆揮別，希望之後能帶著父母一起去香港深度遊，聽聽他們是怎麼描述這些年香港的變化……」